

歷史空間

# 源頭活水「話尤溪」

文：廖楚強

在福建中部山區，有一個千古名城尤溪。這裡是理學家朱熹的誕生地，歷史文化的積澱非常深厚，自然環境非常優美。但是由於過去山區交通不便，資訊不靈，知名度不高。最近由於橫貫閩中直通江西的甬南高速鐵路的建成通車，以及新建的高速公路四通八達，尤溪已經揭開了神秘美麗的歷史帷幕，成為旅遊、考察和傳統文化研究的熱點。尤其令人嚮往的，就是朱熹的千古名詩《觀書有感》：「半畝方塘一鑿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就是在尤溪創作的。詩中「源頭活水」所傾注的「半畝方塘」，至今還有尤溪縣城南朱熹的誕生地，故址猶存，成為一個重要的文物古蹟。

尤溪，別名沈溪，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（741年）始設縣，隸福州。當時這裡還是人煙稀少、尚未開發的地區。唐詩人韓偓《尤溪道中》詩云：「水自潺湲日自斜，晝無雞犬有鳴鴉。千村萬落如寒食，不見人煙空見花。」由此可見，唐朝時尤溪還是一片荒野的景象。宋太平興國四年（979年），尤溪改隸劍州（今南平），設四鄉八里，從此開始有所發展。特別是一代名儒朱熹父子寓居尤溪以後，對尤溪的人文教化不遺餘力，從此尤溪遂一躍成為文風盛極一時的區區名城了。現在的尤溪，隸三明市管轄的範圍，新建的甬南高速鐵路就從尤溪朱熹的誕生地南溪書院經過。

尤溪縣全境是以中、低山地和山間小盆地組合而成，呈現山林地貌特徵。其東部屬戴雲山脈的主體部分，地勢略高。其中白岩山海拔1442米，為全縣最高的山峰。這一部分均屬中生界上侏羅紀火山岩的地質層。西部則屬戴雲山脈的北部，地勢略低，地質結構也比較複雜，但大部分為花崗岩裸露。在東西兩大山脈斷裂間構成了許多山間丘谷和山間小盆地，形成了尤溪獨特的地形地貌，就是在如此優美的生態環境中流淌着千古不竭的「源頭活水」。

與地脈斷裂相關聯的，又構成為尤溪獨特的山區水系，即「尤溪水系」。全縣的溪流，分支交錯，像脈絡一樣密布縣境。但所有的支流都匯集在尤溪主流，最後流入閩江。由於山林對溪流的影響，使尤溪的所有溪水都非常清澈；真是山青水秀，構成了尤溪

縣非常美麗的大自然景觀。例如在尤溪縣城，就由青印溪和湖頭溪兩條秀麗的溪水環繞在縣城的東西南三面；而在這兩條溪上，還分別建築了別具風格的兩座「吊橋」，秋風夜月，人在橋上，真是美不勝收。當地詩人田滿曾寫詩讚道：「連雙雙彩虹，倒影明鏡裡。天風冷然來，吹月墜江水。」而宋代名儒朱熹，當年就是誕生在如此美麗的「兩溪」之南的「南溪書院」。

朱熹之父朱松，是於北宋宣和五年（1123）任尤溪縣尉。後因反對秦檜，力主抗金，遂被秦檜加上了所謂「懷異自賢」的罪名而罷官。但朱松雖然在尤溪罷官，卻對尤溪產生了深厚的感情，竟不願回到他自己的祖籍婺源，仍然留居在尤溪設館教學。他因一生清廉，一罷官就兩袖清風，連一間棲身的住房都沒有。好在他在尤溪有個好友鄭義齋，將自己在溪南的一所別墅贈送給他居住教學。這個別墅後來就成為千古名勝「南溪書院」。而朱熹就是在南宋建炎四年（1130）誕生在這個南溪書院的。他的青少年時代，都是在南溪書院讀書寫作的。而在這裡，朱熹寫的詩很多，除了最著名的《觀書有感》之外，還有一首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《玉溪橋》：「獨抱瑤琴過玉溪（即「青印溪」），琅然清夜月明時。只今已是無心久，卻怕山前荷蕢知。」這就是朱熹青少年時期在尤溪縣生活的寫照。

至於朱熹留下的詩作中，人們最熟悉的，當然是《觀書有感》了。這首詩深入淺出，對人生世事很有啟發，又具有深奧的哲理性。但是詩中所寫的「源頭活水」和「半畝方塘」，究竟在哪？自古眾說紛紛。據《千家詩》注：「半畝方塘，言其小也」。這是「望文生義」之說，沒有事實根據。後來又有各種不同的「考證」，有的說在浙江淳安，有的說在福建的建陽，甚至有的說在湖南或江蘇，當然也有說在福建的尤溪。如果根據歷史的事實來考證，筆者認為應以福建的尤溪最為可靠。首先，尤溪是朱熹的出生地，至今尤溪在朱熹當年的南溪書院還保存着「半畝方塘」和「活水亭」的古蹟。這些古蹟，都在南溪書院的大門之內，文公祠之前的大天井之中。「活水亭」下的池水，至今仍然如許之清，主要就是因為有「源頭活水」滾滾而來。在南溪書院的左邊，確有一條小溪名曰「源頭活水」。此水出自天湖山，清澈的泉水，就是由此溪流到「半畝方塘」。其次，這個「半畝方塘」早在朱熹出生之前就已有了。《尤溪縣志》

中載有朱松《蝶戀花·醉宿鄭（義齋）氏別墅》詞云：「清曉方塘開一鏡，落絮飛花，肯向春風定。」朱松，就是朱熹的父親。可見朱熹的詩也是受到父親這首詞的影響而寫的。而所謂「鄭氏別墅」，即今日之「南溪書院」。此外，在另一部《朱子實紀》中載：「方塘半畝亭在尤溪縣治之南，南溪書院內。宋嘉熙間，縣令李修建。」後來清康熙55年（1716），延平府通判兼署尤溪縣事楊毓健修的《南溪書院志》中載有明人蘇章《半畝方塘次韻》詩云：「活水源頭流不息，千岩匯入此方塘；天光雲影依然在，不比唐陵漢寢荒。」直到清道光年間和民國初年重修的兩部《福建通志》，也都記載「半畝方塘在南溪書院，即鄭義齋故宅，朱子觀書處也。」根據上述資料，斷定朱詩中的「源頭活水」和「半畝方塘」，其地點當在福建省的尤溪縣。

宋朝以後的尤溪，不但文化開始興盛起來，而且農業經濟也有了迅速的發展。在元朝的時候，這裡一度成為福建省的一個種植甘蔗和製糖業的重要基地。當時這裡出產過許多糖，並運往外省。

新中國成立以後，尤溪更成為閩中山區經濟大縣。由於全縣溪流密布，水力資源非常豐富，早在改革開放的初期，尤溪就成為全國農村電氣化重點縣之一。現在以電力工業為龍頭，帶頭建立了以紡織、礦產、林業三大系統的支柱產業基地，而在農業方面，也在全中國具有領先發展的地位。現在更由於全國人民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，尤溪縣便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國南方研究朱子學術文化的重要基地。最近尤溪縣政府已在「南溪書院」附近建立了「紫陽生態公園」和「朱子文化園」等旅遊設施，並且配合建設「朱子文化城」的設想，進行了一系列促進旅遊事業的學術活動。如今在「半畝方塘」和「活水亭」的旁邊，還保存着傳說是朱熹親手種植的兩棵古樟樹。這些寶貴的文物，雖歷盡人世滄桑，仍然保存完好，成為尤溪最重要的文化旅遊資源。



福建尤溪「半畝方塘」。

網上圖片

書若蟬蛻

文：葉輝

# 美感與國籍

桑塔亞納（George Santayana, 1863—1952）乃跨國的美學家，也是詩人、劇作家和小說家，他生於西班牙，九歲時移居美國，1889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並留校任教。1912年辭去教職，返回歐洲，1925年定居羅馬；他的文章具有詩情和音樂感，美學思想見於《美感》（The Sense of Beauty: Being the Outline of Aesthetic Theory），認為「美是快樂的客觀化」，此書根據他1892年至1895年在哈佛的美學講稿整理而成。

早在1933年，錢鍾書在其少作《作者五人》中，桑塔亞納譯作山澤野衲，該文點評穆爾（G. E. Moore）、卜賴德雷（F. H. Bradley）、羅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、詹美士（William James）及山澤野衲五人的文風，說他們是「近代最智慧的人」；又說「山澤野衲是五個人裡頂多才多藝的」，此人「用英國人的文字來發表非英國人的思想」，在詩文裡，「一種懶洋洋的春困（languor）籠罩着他的文筆，好像不值得使勁的。他用字最講究，比喻最豐富，只是有時弄弄文筆，甜俗濃膩，不及穆爾、卜賴德雷和羅素的清淨」；可「有一點很下卜賴德雷」，「他們的文筆都不是明白曉暢的，都帶些女性，陰沉，細膩，充滿了夜色和懂懂的黑影（shade）」。

在《美感》一書中，桑塔亞納為「美」下了這樣的定義：「美是一種積極的、固有的、客觀化的價值。或者，用不大專門的話來說，美是被當作事物之屬性的快感。」「快感」也者，乃存在於人心的愉悅感；他把「美」分成三種：材料美、形式美、表現美。其後他又提出了美的「直觀本質」論，認為「美，是一個生命的和聲，是被感覺到和消溶到一個永生的形式下的意象。」

在《美感》出版後差不多三十年，他修訂了「美是客觀化了的快樂」的說法，其時他的人生有所變化，此所以有關美感的想法不可能一成不變；據此，他認為審美的快感乃處於主觀或客觀之間的「中間狀態（neutral）」；除了剎那間的直覺或熱情之外，經驗中並無主觀的東西；本質的諸項如色彩或快樂等等的特質，在經驗而言，既非客觀又非主觀，而是處於「中間狀態」之時被區分出來的；他認為美是生命的和聲，被感覺到和消融到永生的形式，那就是意象。

在《英倫獨語》兩集（Soliloquies in England and Later Soliloquies）的前言，桑塔亞納談到他何以變更美國國籍：「國籍和宗教就像我們對女人的愛情和忠誠，這些東西與我們的道德本質盤根錯節，難以體面地改變，而對自由不羈的人而言，它們又是偶然之物，不值得變更。」

但他對美國從無好感，美國併吞菲律賓，又將古巴劃入勢力範圍，他在《中段》（The Middle Span）一書中，將霸道而又貪婪的美國比為「小學校長」：「我不禁怨恨美國政府那種小學校長的作風，他手執鞭子，竄到鄰居的院子裡去結束孩子們的紛爭，使他自己成為那裡的主人。」

# 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## 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人生（四十六）



碧雲天下向陽花  
青草地上是他家  
日日開心笑哈哈  
彷彿世間小娃娃

癸巳秋日 素仲並書

如今的小娃娃，雖是可愛的笑哈哈，但是，他們在成長路上得到太多的呵護，恐怕將來未必能經歷大風雨。

詩意偶拾

文：王榕發

## 百花齊放滿園春

姹紫嫣紅堪國色，  
幽香潔美水石融。  
雅淨靈淑非凡韻，  
清香遠送不求風。  
千古高風源氣節，  
和盡風霜氣從容。  
春滿人間花錦繡，  
六福臨門家國隆。

## 詠梅

傲雪枝頭氣萬千，  
嫣紅灑報春前。  
歲寒三友傳福善，  
春暖大地百花年。  
福氣盈門家國盛，  
梅香沁人教高賢。  
和盡風霜情更顯，  
天行健在大自然。

來鴻

文：王東梅

## 燃燒的紅玫瑰

那天，姐姐從外頭抱回一大束玫瑰花，對我說：「把它當成你的寶貝孩子，好好照顧它吧！」然後又匆匆地走了，留下一個傻愣愣的我。

當回過神後，我趕緊找來一個花瓶，將那束玫瑰花供養其中。一支支鮮艷如火的花朵，向四周圍伸展開來，頓時客廳變得一片繽紛多彩。

首先，我聞到一股花的香氣；這股香氣從源頭出發，瀰漫了整個客廳。我貪婪地做了幾下深呼吸，香氣順着氣管直下身體內部，感覺精神一振；那些躲藏在身體裡多日的晦氣霎時被掃除一空。

我的眼睛裡一定發出了興奮的光芒。

「歡迎來到我家，請你們放心，我會好好照顧你們。」

從一本書上得到訊息，說如果人們常常跟花草樹木說話，它們會以活得朝氣盎然來回報。

怒放的紅玫瑰默默不語。不過，它們的美是無可否認的。仔細觀察它們美麗的肢體，身穿一襲翠綠的禮服，朝陽般燦爛無比的紅顏，如點燃的紅燭洋溢着喜氣和熱情，將冷若冰

窖的客廳化為歡天喜地。我的眼眸一熱也被點燃了紅燭，感到眸子倏忽有光，一團熱流從心底直竄上來，整個人頓時神清氣爽起來。

我把這盆玫瑰花擺放茶几上，在它們旁邊坐下來，慢慢地欣賞它們富貴的花容與曼妙的體態。原本悶熱的天氣不見了，客廳裡變得一片清涼。這樣一個美麗的上午，應該有點不一樣才對。於是，我放了一片CD，讓喜多郎為我們的邂逅演奏一曲天上人間。隨着音樂的旋律我心飛揚，恍惚間，紅玫瑰化身為一個個紅衣女郎，在客廳跳起華爾滋，它們的舞步是那輕盈，以致你幾乎聽不出任何腳步挪動的聲音。

我的心似乎被解放了，重新回到年輕歲月。我不由自主地站起，隨着音樂節拍婆娑起舞。我的舞步緩慢、輕盈，直到音樂結束才停止。我愛這瓶紅艷艷的玫瑰花，它們帶我回到年輕時代，賜給我青春和活力，讓我重溫年輕的熱情如火；那種感覺真是美妙啊！

一連數日，我徘徊在紅玫瑰身旁，日日向它們問好，夜夜跟它們道晚安。果真，它們以無比的熱情回報我，燃燒似火的花朵燦爛依舊，將青春年華的朝氣洋溢在整個客廳。

不過，一個禮拜後，我驚覺地發現：紅玫

瑰的芬芳變淡了，花朵也不再那麼鮮艷了。天啊！它們正在慢慢枯萎！我心哀傷。想不到無常來得這麼迅速。我捨不得它們離我而去。手握剪刀，剪去瓶花中的殘枝敗葉，試圖多留它們一些時日。

「紅玫瑰，謝謝你們。謝謝你們跟我分享你們的美麗與芬芳，我希望你們可以再支撐久一點。」

耳畔依稀傳來紅玫瑰一大串的回話。

「請不要為正在凋謝的玫瑰花悲傷。相見是歡欣的，分離也該如是，況且我們的相聚屬於心靈的高層次，能量早已融合在一起，可以這樣說，我們將永遠同在。」

「是啊，如果不是感受到你的愛，或許我第一天就凋謝了。你看！我的花瓣一片也沒有掉下來。」

「那些關愛植物的人的能量中，帶着可貴的養分。謝謝你的愛，滋養了我們。為了報答你的愛，我們會延遲凋謝，盡量為客廳帶來生命的光彩。」

「生命是無盡的。你活在你的光芒裡，我們活在你的心裡，物質的死亡不算什麼，收拾起你的悲傷吧！」

玫瑰花感覺到我的苦惱、悲傷，可是無法立即趕走我的茫然、無助，當它們的「沉默之聲」逐漸消失，我的心裡依然充滿了悲傷。隨後數日，我感覺到它們奮力放出光芒，那錦繡似重重火紅花瓣，如雲霞一般舒展……可是我心哀戚，為它們的即將凋萎感到無奈，心像烏雲密布的天空，根本快樂不起來。

那天清晨醒來，走到客廳，乍見茶几上出現數片凋落的紅玫瑰花瓣。晨曦初露，從窗外射進的一注微光恰好照在花瓣上，顯得那麼莊嚴美麗。我呆呆地望着，內心忽然有了一番領悟。

世間是般般生滅滅，生時燦若花開，死時萎如花謝。可是我們何時才能看穿這無常世界，淬煉出真實的智慧，不再忽悲忽喜、茫然無依呢？忽然間我有了決定，決定走出「煩惱火宅」，做個「自在的賞花人」。我輕輕走過去，拾起茶几上的瓣瓣落花，對紅玫瑰低語着：「愛是結合，也是解脫。我不再為你們神傷了，因為我知了外在，有形的殼真的不算什麼。」

燃燒的紅玫瑰像一團野火，燒得更旺、更大了，散發出無比熾熱的光芒，在我眼眸裡不停地跳動、跳動……



紅玫瑰帶來啟示。 網上圖片

心靈驛站

文：陸蘇

## 心上弦

村東頭的緩坡上曾經有一座學校，學校裡有一張古琴。琴的主人是半白了頭髮卻依然很好看的林老師。她從外鄉來，聽人說那古琴是她故去的男人留給她的。

小學校放假的日子，就可以聽見林老師彈琴。那琴聲被風從坡上遞來，被風剪得一小片一小片的，像突然飄來的雪花，有隱約的霜意，多聽一會兒心會鈍鈍地，說不出為啥地難過起來。打豬草的小孩子們常停了玩鬧，鴨聽天雷似地愣一會，唧唧着說她男人給她留啥不好呢，哪怕是留床鋪蓋也可以添個暖，哪怕留隻襪也可以醃個鹹菜，就是留根燈繩也可以添個亮啊，留個啥用都沒有的琴，就是劈成柴也煮不熟一頓飯啊，她男人可真是個呆子。

可是林老師卻很珍愛那琴，有事沒事就把琴從牆上取下來，明明看着比小村任何人家的灶台都乾淨了，看着也就可憐的七根弦，還小心翼翼地拿個手絹抹啊抹半天的，就是不彈也撥下弦，那神情，享受得像對着一張琴，雖然它換不來一顆米粒，但無論我們遭逢怎樣的人生，都可以以此弦續命。

學校去了，我得以藉着牽羊的機會耳聞目睹了林老師彈琴，並接受了人生第一次古琴掃盲，知道了古琴也可叫七弦琴，傳說中伏羲削桐為琴，初為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弦，後來周文王、周武王又各加了一弦，稱為文弦、武弦，終成七弦琴。也知道了，古琴要經常彈撥，才會一直那麼好聽。如同房子，要有人在裡面走動，才不會老。

記得當時我問林老師，一個人覺不覺得冷清，她微笑着抬眼看了會兒遠山，然後低頭將弦從左撫到右，說誰活著不是冷清的呢，還好他留給我琴了，彈彈琴，就好了。分明有一滴眼淚，無聲地落在琴上。

直到很多年之後，我和全村老少披麻戴孝將林老師和她的古琴送上山時，才懂得了林老師說的話。在她心裡，古琴是她唯一的念想，這世間惟有這七根弦，可以帶她穿越陰陽阻隔，與愛人魂魄相擁。那琴，就是她活下去的一口氣。

其實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張養心的古琴，雖然它換不來一顆米粒，但無論我們遭逢怎樣的人生，都可以以此弦續命。